

清宮三十朝演義



上海新華書局發行

清宮十三朝演義卷四

許嘯天撰
施濟羣評

第五十一回 燕瘦環肥國外選色 偷寒送暖宮內納姬

却說嘉郡王平日和那班文學大臣親近，頗懂得詩書，舉動也文雅，性情也方正；自從這一次游過喇嘛廟以後，頓時把他一點孩兒的心腸引邪了。這時大家忙着預備慶祝萬壽的典禮，也沒有人去留意他；不知怎的，他和一個漢章京姓候的小姐好上了，兩人常常背着人幽期密約，暗去明來。後來給章京知道了，索興把你女兒悄悄的送進郡王府去，嘉郡把他藏在府裏，朝夜尋歡。合府的人，都稱他侯佳氏；後來郡王娶了喜塔臘氏以後，把侯佳氏封做瑩嬪，那時還有一個漢女，選進宮去的劉佳氏，封誠妃，一個鈕祜祿氏，封貴妃。這都是後話。如今且說乾隆帝到了萬壽的這一天，在萬樹園裏受內外臣工的覲賀；這時熱河行宮裏，樹頭屋角，都紮成壽字燈綵。萬樹園闢出五條寬大的甬道來：正中一條，是宗室王公；左首第一條，是滿蒙親王貝勒；第二條，是西藏廓爾喀回準兩部的藩臣；右首第一條，是英法俄荷各西洋使臣；第二條，是日本朝鮮越南緬甸各國王。各分着班次，左右待立；好似天平山上的石笋一般，靜悄悄直挺挺的。偌大一座園林，站得沒有一方空地。那外國使臣，革靴高帽，站在

翎頂輝煌的許多大臣中間，煞是好着。英法各國使臣，原不肯跪拜的，祇因要求和中國通商，也勉強隨班跪拜。皇帝看了，十分歡喜，便在園內賜宴看戲；熱鬧了三天，纔各各告辭回去。乾隆帝這時，忽然又想出一個新鮮玩意兒來：原來乾隆帝是很好色的，他到了熱河，雖新收了許多妃子，內中要算喀刺沁妃和塔固妃最寵愛的了；後來他見各部藩王帶來的女眷，都打扮得異樣風流，尤其是那西洋女子，長得天然白淨，風度翩翩。皇帝不知不覺厭棄自己的妃嬪了，便暗地裏授意給和珅，說中國皇帝，受萬方子女玉帛的供養；如今玉帛有了，獨少那子女。如今朕須選幾個外藩的子女進來，養在行宮裏，朕早晚和他們盤桓着，也可以采風問俗。和珅受了這個旨意，格外高興；回相府去，和他的親信幕友計議着。那幕友便獻計，先打派人到四處去採選外藩秀女，一面在行宮裏趕造起一座列豔館來。不到半年工夫，那房屋也造成了，美女也送到了。皇帝在如意洲裏，召見各美女。如意洲原是乾隆帝和妃嬪尋歡樂的地方；裏面有一座鏡廳，四面嵌着落地的大玻鏡，人走在裏面，照在鏡上，立刻化成十多個影兒。皇帝在這裏面看美女，那班美女，有的從蒙古選來的，有的從滿洲選來的，有的是從朝鮮選來的，有的從暹羅選來的，有的從回部選來的，有的從西藏選來的，有的從日本選來的，有的是從琉球選來的，有的是從安南選來的，有的是從緬甸選來的，有的是從暹羅選來的，有的是從

南洋羣島選來的，也有從印度選來的：一共是十三處地方，每處兩位美人，一正一副。皇帝一一傳到御座前去，細細賞識一番。每喚進一個美人來，由宮中的管事媽媽上去，解開他的衣襟，搜檢一番，纔許他近御座去。又有領班的保姆，教導他跪拜的禮節。那班美人，也有濃脂豔粉的，也有淡粧素抹的；他們初近天顏，都有些羞怯的樣子。皇上却和顏悅色的問他們的話，有不懂話的，由通事女官在一傍傳話。皇帝看到合自己心意兒的美人，便親自伸手去扶他起來，拉近身去，看他的手臉。內中有一位日本美女名千代子的，長得柔媚肥豔；一個印度美女，長得俊俏活潑；一個西洋美女，長得白膩苗條；最叫人看了動心。當夜皇帝便把三位美人留下了，在如意洲中，一連七天，不放出來。後來聖旨下來，封西洋美人爲列豔館第一妃，千代子是第二妃，印度美人是第三妃。後來皇帝獨幸第一妃三天，纔到列豔館去，遍幸諸美女。講到那列豔館，又稱魚台行宮；裏面造着十幾座院子，每一座院子，住着一處的美女。中央造着賞豔行宮，皇帝每天住在賞豔行宮裏，把那各處的美女，一個一個輪流着傳喚進去臨幸。每臨幸一個美女，仍照着宮中舊例，把那美女上下衣裙脫下，那管事太監，拿一件大氅，把美女的身體一裹，背到御榻前，揭去大氅，那美女投身坑上，從皇帝腳邊爬上去，並頭睡下；內中有幾個美女不慣的，祇因害羞，便悄悄的去吊死在院子裏。管事太監奏明了皇帝，把屍身背出去，便在

清宮十三朝演義 第五十一回

四

園後面葬了。有時皇帝高興，便親自到院子裏來看望美人。那院子裏的夢瑣，完全依着美人在家鄉的格局。有時美人們想起家鄉的食品器物，和婢便打發驛卒，千里萬里外去採買回來。皇上最愛到第二妃院子裏去，那院子紙窗木屋，纖潔無塵；進門便是坑，一走進屋子，便脫下靴子，倒在坑上，拉着那千代子，什麼都玩了出來。後來給第一妃知道了，心懷怨恨；他覷着皇上不在院中的時候，趕過去揪住千代子的頭髮，兩人在坑席上廝打起來。宮女們急報與皇上，皇上親自來喝住，又拉着第一妃的手，到他院子裏去住宿。那第一妃的院子，一式西洋裝扮；第一妃又親自做着羹，孝敬皇上吃着，別有風味。皇帝在他院子裏又住了三夜。到第三夜上，那皇上正好睡的時候，忽然那千代子手裏拿着東洋刺刀，跳進屋子來行刺；那西洋妃子急舉手攔時，那東洋刀是有名鋒利的，早把那西洋妃子的右臂削去了。皇帝大驚失色，內侍們趕來，把千代妃子擒住；皇帝大怒，喝叫推出宮門腰斬。那春阿妃知道了，便連夜來見皇上，勸着皇上道：「那班夫人，來自四夷，野性未馴；皇上萬乘之軀，當自己保重，不可過於留戀，免遭非常之禍。」這一番話，說得有情有義；皇上見了春阿妃，不覺想起舊情，便又臨幸到春阿妃宮中去。從此皇上對於列豔館的性子也淡了此。這時候又到殘冬，明年春天，有兩件大事，不得不回京去。怎麼兩件大事？一件，是嘉郡王大婚；一件，是四庫全書鈔寫完功，須得乾隆帝親自去

察看一回。當時便帶了幾個寵愛的妃子，從熱河回鑾進京。第二年便是嘉郡王大婚之年，嘉王娶的幾個妃嬪，前面已經說過；祇因他是皇上的寵愛，皇上特賞一座郡王府，府中房屋寬大，陳設精美。到大婚這一天，自有一番熱鬧。那喜塔臘氏，又長得美豔豐潤，夫妻兩人，却也十分恩愛。這一年，因郡王大婚，宮中的買賣街，特意延長到三月。乾隆帝每天帶着新媳婦和幾個得寵的妃嬪，在街中游玩。這時和孝固倫公主已是十六歲了，皇上格外寵愛他，也帶他在宮裏天天逛着買賣街。那公主舉動活潑，語言玲瓏，皇上常常逗着他玩笑。這時和珅也陪在一旁，起初公主見了，不免有害羞的樣子；乾隆帝吩咐他去拜見丈人，從此以後，公主見了和珅，便喚丈人。和珅也常常逗着他說笑。有一天，皇帝一手拉着公主逛買賣街去，和珅也陪在一旁；那公主一瞥眼見估衣店門口掛着一件大紅呢氅，心中十分愛他，悄悄的對皇帝說，要買他。皇帝笑說道：「可向你家丈人要去。」那和珅聽了，忙進店去，化了二十六兩銀子買來，親自替公主披上身去。這時公主還是男孩子打扮，披着氅，越顯得面如滿月，唇若塗脂。皇帝笑說道：「你駙馬俊得好似女孩兒，你却越法像男孩兒了！」公主聽了，羞得把頭低下去不說話。皇帝又說道：「今天怎的鸚哥兒封了嘴了？」公主聽了，把頭一扭，一轉身溜到別處逛去了。買賣街停了市以後，皇帝便忙着編四庫目錄。這時總纂大臣是紀曉嵐，皇帝因要他代做序文，又怕

給人知道，便把紀曉嵐留在宮中御書房裏，兩人常常商量着，如何編制，如何措詞。誰知這紀曉嵐年紀雖有六十歲了，但他天生的陽體，一天不見女人，那身上渾身不舒服，好似害大病一般。這時紀曉嵐宿在宮中，已有四天，每夜孤淒淒的一人睡着，渾身骨節脹痛，筋肉抽動。到了第四天上，忽然眼珠直暴，紅筋滿臉；終日祇得彎着腰，不敢直立起來。乾隆帝看了，十分詫異，問他：「害什麼病？」紀曉嵐慌得忙爬在地下，連連磕着頭，把自己一天也不能少女人的話說出來。乾隆帝聽了，哈哈大笑，隨手把他扶起，吩咐他在書房裏養息一天。到了天晚，平日是太監來替他疊被鋪牀的，這時忽然進來了兩個絕色的宮女；見了紀曉嵐，行下禮去。把個紀曉嵐慌得手足無措。那宮女行過了禮，笑盈盈的上去替他疊被鋪牀。紀曉嵐連說：「不敢勞動。」這兩個宮女好似不會聽得一般；看他疊好了被，一個宮女上來扶他上牀去，一個宮女替他鬆着鈕扣。紀曉嵐急得退縮不迭，連說：「不可！不可！給皇上知道了，說我在宮中調戲你們；那時不但你們的性命不保，連我這條老命也要保不住了。」那兩個宮女一邊拉他上牀，一邊嗤嗤的笑着。紀曉嵐這時，既無處躲避，又不敢聲張；祇得聽這兩個宮女擺佈去。那兩個宮女一邊說笑着，一邊替着脫去衣帽鞋襪，扶他上牀去睡下。看看那兩個宮女，依舊不想出去，竟卸下簪環，脫下衣衫來，並肩兒坐在牀沿上，要鑽進被窩來了。到這時，紀曉嵐不能不說話了。便坐在牀頭，連

連向兩個宮女打恭作揖，說道：求你們兩位出去罷，這件事是萬萬動不得的！可憐我一個窮讀書人，巴到這大學士的位分，也不是容易事體；如今這一來，明天傳出宮去，豈不是全毀了？不但我一生功名性命都毀了，便是你兩位小姐姐的名節也毀了。再俺們今天這一來，明天可還想活命嗎？求兩位小姐姐饒我一條老命罷！趁早沒人知道，悄悄出去罷。倘然給公公們一知道，便不妙了。這兩個宮女說也奇怪，任這紀老頭兒再三哀求着，他們總自己做自己的，慢慢的看他們脫去外衣，露出裏面的銀紅小襖兒，下面葱綠綢褲子。骨簞一鑽，鑽進被窩來了。紀曉嵐到了此時，也是無可奈何，祇得學老僧入定的法子，閉上雙眼，眼對鼻，鼻對心，直挺挺的睡了；無奈這兩個在被窩裏兀是悉悉索索的亂動，一回兒替他搓着腿兒，一回兒替他捺着胸口。最可惱的，便是那一陣陣的脂粉香氣，送進鼻管來，叫人欲睡不得。正在萬分窘急的時候，忽聽得窗外一聲喊道：萬歲爺有旨，念紀曉嵐年老，非人不暖，特賞宮女兩名，在御書房中伴宿，以示朕體貼老臣之至意。欽此。那紀老頭兒顫巍巍的爬在地下，聽過了聖旨，謝過了恩起來，心纔放下。當夜一宿無話，第二天起來，精神十分清爽。乾隆帝出來，紀曉嵐又跪下來謝恩。皇帝笑問道：怎麼樣？這兩個宮女還是不覺討厭麼？紀曉嵐又連連碰着頭。從此以後，這兩個宮女終日伴着紀曉嵐在御書房裏添香拂紙，疊被鋪牀，直到他編書完成，退出宮來，乾隆帝便

命他把這兩個宮女帶回家去，算是姨太太。北京的人，都說紀曉嵐奉旨納妾，紀太太看了，也無可奈何。接着又是和孝固倫公主下嫁，京城裏又是十分熱鬧起來。先在東大街造一座駙馬府，十分高大，是皇上賞賜的屋子裏陳設，十分精美。和珅有的是錢，暗地裏又添了三十萬銀子，在駙馬府裏造着一座大花園。因為清宮定例，公主雖嫁了駙馬，夫妻兩人，不常有得見面，公主住在內院，駙馬住在外院。和珅怕他兒子住在外院氣悶，便造了這一座大花園，窮極樓臺之勝。到了大喜這一天，公主辭別皇上皇后，又辭別生母魏佳氏，出宮來到了駙馬府中。那和珅夫妻兩人對着媳婦朝拜過，行過了大禮。府中大熱鬧了三天。公主左右，自有保姆侍女伺候着。這位公主，性情是十分活潑的，他見駙馬新婚的第一天和他同過房以後，便去住在外院子裏，一連幾十天，不得見面兒，他便吩咐侍女去宣召駙馬進來。誰知却被保姆攔住了，說是本朝規矩，公主不能輕易宣召駙馬。公主聽了，也無可奈何，只得耐性守着。看看過了三個月，公主又去宣召駙馬，又被保姆攔住，說公主不識羞。公主氣得哭了，要進宮去奏明父皇，自己又是出嫁的公主，不能輕易進宮去；況且夫妻倆的事體，如何可以對父母說得。後來到底由駙馬化了五千塊錢，保姆纔放他進內院去，夫妻團圓了一回。從此以後，他夫妻兩人要見一面兒，保姆總是千方刁難，總得給他錢，纔能通過。這是清宮從來做公主的，都嘔這個氣的。這

且不說他，如今再說乾隆帝這時，年紀已在六十以外，對於女色的事，自然差了一層；祇是歡喜微行。他沒有事的時候，常常離開宮女內監們，穿着使衣，私自出宮來，四處閒玩。這時有一個楊瑞蓮，是梁詩正的親戚；他仗着梁詩正是皇帝親信的大臣，常常到京裏來求差使。梁詩正嫌他人太鄙塞，又沒有學問，祇寫得一手好字，真草隸篆，都寫得不差。便給他說到西清古鑑館裏去，充一名寫官。那楊瑞蓮到了館中，辦事却十分勤謹；往往別人不做事體的時候，他總是埋頭寫字。這一天，正是八月十三，館裏的人，跑得一個也沒有；祇有楊瑞蓮一個人間坐着。忽然來了一個很威嚴的老頭兒，踱進屋子，向楊瑞蓮點頭微笑；楊瑞蓮不知他是什麼人，祇因自己位卑職小，便站起來迎接他。那老人靠窗坐下，見屋子裏沒一人，便問道：這些人到什麼地方去了？楊瑞蓮回說：今兒是十三，他們都趕考去了。那老人問：你爲什麼不去趕考？答道：人都走完了，倘然有內廷寫件傳出來，叫誰承辦呢？因此俺願意丟了功名不要，在這裏守着。那老人點頭說好。又說道：你這樣認真辦公，怕不將來一樣得了功名。又問他名姓籍貫；那楊瑞蓮一一說了。正說話時，祇見十數個太監，慌慌張張的走來，爬在地下，說：請駕。幾爺回宮。楊瑞蓮到這時，纔知道這老人便是當今乾隆帝，慌得他忙跪下地去叩頭，直到皇帝去遠了，他纔敢爬起身來。到了第二天，他跑到梁詩正那裏去；梁詩正在朝裏，還不曾回來。停了一面，梁詩

正回來了；見了楊瑞蓮，笑盈盈的對他說道：老兄好運氣！今天皇上對我提起你來，說你辦事勤慎，字又寫得好，已有聖旨，欽賜你舉人，選你做湘潭縣官去呢。這一樂，把個楊瑞蓮快活得忙向梁詩正打躬作揖，說：多謝大人栽培！隔了幾天，果然聖旨下來，放湘潭縣知縣。誰知那楊瑞蓮一到了任，便出奇的貪起賊來，名氣十分壞，連京裏的御史也知道了，便參了他一本；接着又是湖南巡撫，因為楊瑞蓮不肯替他寫字，心中含恨，便也上一本奏摺，說他貪佞不法。誰知乾隆帝看了他們的奏章，却笑說道：楊瑞蓮是老實人，朕所深知；他們所奏的，朕一概不准。後來還是梁詩正祇怕拖累了自己，便暗地寫信去，勸楊瑞蓮自己告退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卜回分解。

乾隆萬壽，執玉帛者萬國；懷柔遠人，盛極一時。彼乾隆帝不於此聯絡邦交，而擴大其帝國事業，徒事鐵色鐵歌，不獨貽譏外邦，且聲色徵逐，亦足以消沉豪氣。惜乎！彼一代之雄主不悟也！

帝王家原無骨肉情，惟乾隆帝能打破此末節，日率兒媳游買賣街；即固倫公主向阿公索呢氅，亦深得家人風趣。惜乎後之帝王，動輒格於禮儀，而骨肉如路人矣！即此一端，亦願世世不生帝王家也。

紀曉嵐一代儒臣，而亦不能制片刻之慾。天理勝人欲，此是宋儒之迂論。人欲本無善惡，發乎其

不得不發，止乎其不得不止，私慾盛者亦無妨於公理。其行事不顧公理，舉念不存公道者，雖無所欲，亦不得謂之完人。

第五十二回 老頭子紀的妙解 女孩兒福公祝壽

却說乾隆帝有一種古怪脾氣，凡是他相信的人，任你如何橫行不法，便是親眼看見，也總是說他好的。那楊瑞蓮，還是一個小貪官，獨有那和坤，却是越老越貪。他常常派自己親信的家丁，到江南湖廣各省去敲詐勒索；那沿路督撫大員，迎接和相國的家丁，好似迎接皇上一般。這種風聲，傳到京裏，那班御史老爺，誰敢說一句閒話？獨那劉相國，他是正人君子，便忍不住奏了一本，說和相國在外面如何招搖撞騙，貪贓枉法。乾隆帝看了，便勃然大怒，說劉相國有意挑撥，把他傳進宮去，當面訓斥了幾句。劉相國碰着頭出來，把他氣得鬍子根根倒豎。那嘉郡王却十分敬重劉相國的，便親自到相府去勸慰了一番。說起和坤，嘉郡王說道：「這個奸賊！小王總有一天收拾他。」當時嘉郡王悄悄的打發人到各省去，把和坤家人在外面招搖納賄的事體，一樁一樁的察訪出來，記在冊子上，預備將來查辦他。可笑那和坤還睡在鼓裏，他見皇上歡喜嘉郡王，也天天在一傍稱贊嘉郡王如何忠孝勤學；那乾隆帝聽了，越是高興。便和和坤商量，說自己年紀已老，打算趁此餘年，享幾日清福，把這皇位傳給嘉郡

王和珅聽了皇上的話，也竭力慫恿他；意思如今他幫了嘉郡王的忙，他年嘉郡王登了皇位，少不得也要算他一位開國元勳，自己的權勢，立於永遠不敗之地。乾隆帝雖打定主意，又因自己皇子衆多，一朝宣佈出去，怕要鬧出亂子來，便吩咐和珅暫守秘密，如今是乾隆五十七年，須要到六十年上，纔下這讓位的聖旨。如今下諭，先把毓慶宮修理起來，命嘉郡王帶了家眷，搬進宮裏去住，是防備意外的意思。又親筆寫繼德堂三個字的匾額，給嘉郡王懸掛在宮中，是暗藏着傳位的意思。那嘉郡王見父皇在他身上如此費心，不知是禍是福，又不好問得。心中正惶惑的時候，忽然傳說和相國請見嘉郡王，因他是一個貪官，十分看他不起，平日也少和他來往。如今聽說他親自上門來求見，心中覺得詫異；又因他是父皇第一個親信的大臣，又不好意思，只得祇得迎出去相見。那和珅見了嘉郡王，搶上來打一個躬，開口便說：恭喜王爺！接着袖裏拿出一個玉如意來，雙手獻上。嘉郡王接了如意，心中越法詫異。原來當時宮中規矩，凡是秀女們點中了封妃子，妃子們點中了封皇后，那向他賀喜的人，不便明說，見了面便獻一個如意；一來是向他賀喜的意思，二來是暗地裏報一個喜信給他的意思。如今和坤要討嘉郡王的好，便來獻這個如意，也是暗地裏報一個喜信的意思。嘉郡王見了如意，便說道：小王有什麼喜事，却要煩相國的駕。那和珅接着，又打了一個躬，悄悄的說道：王爺還不知道

嗎？如今皇上已內定傳位給王爺了。王爺倘然不信，祇看皇上親手寫的繼德堂三字，這繼德二字，便可以明白了。皇上昨天曾和下官商量過來，打算到六十年上，讓位給王爺，所以把王爺預先留在宮裏。嘉郡王聽了，心中雖止不住歡喜，但因爲和坤與聞這宮庭的機密事體，心中越法嫌惡他。當下免不過說了幾句感謝的話，把他送了出去；回進宮來，自言自語的罵道：這個老奸賊！他到俺手中來賣弄玄虛麼？將來總要他看看俺的手段。這裏和坤從毓慶宮出來，心想俺如今已巴結上新皇帝，將來的祿位，可以無憂的了。祇是老皇帝待我幾十年恩寵，如今他快要退位了，俺也得要想一件事體出來報報老皇的恩德。他回府去，把自己這個意思，對幕友們商量了一番；內中一個胡師爺，獻計道：當今皇上，是好大喜功的。他如今的傳位給皇子，也是要學堯舜禪讓的故事。如今相爺不如上一本奏摺，先稱頌皇上一番，再奏請交翰林院編一本紀皇上功勞的書，爲傳名萬代之計。和坤聽了胡師爺的話，不覺拍掌稱妙；當下便由胡師爺擬了一個奏章，第二天早朝，和坤當殿遞上。奏章上大概說，皇上登極六十年以來，海內澄清，功蓋寰區，宜舉行登極周甲慶祝大典；命內閣翰林院，編撰紀功書冊，曉之天下，傳之萬世。起初乾隆帝看了奏章，謙遜了一番；當時文武百官，誰不願討皇上的好？便你一本我一本，都跟着和坤奏請皇上舉行慶祝大典，又交文學大臣編撰紀功書冊。後來和坤又獨上一

本奏章，說皇上登極以來，有十件大功。兩回打平準部，第一回是班弟阿睦爾撒納、永常薩賴等將軍擒準部瓦達齊，第二回是兆惠成、袞札布將軍驅逐阿睦爾撒納；一回打平回部，是兆惠、富德等將軍殺大和卓木博羅尼都，小和卓木霍集占；兩回打平金川，第一回是定西將軍阿桂攻取小金川，第二回是海蘭察、額森特、海祿、福康、安成、德特成額一班大將攻取大金川，招降索諾木；一回平定臺灣，福康、安海、蘭察兩將軍，柴木紀參贊，破天理會，會頭林爽文被逼死；一回招降緬甸，經略使傅恆將軍阿桂、阿里等，打敗緬甸兵，緬甸王求和進貢；一回收服安南，福康安打平安南兵，封安南王；一回收服廓爾喀，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，帶兵攻打，六戰六勝，廓爾喀酋長投降；一回收服貴州苗子，經略張廣泗，打平貴州西南苗子，殺死五千人，活捉五千人。這十回戰功，都是皇上親授機宜，恩威並用，因此須發交翰林院，把這十回戰功，詳細紀敘。一面由百官們共上尊號，稱為十全大帝。聖旨下來，紀功書着交和珅、紀文達率領南齋各翰林詳細紀敘，不得過事鋪張；至上尊號一節，着無庸議。那班文學大臣得了這個聖旨，便忙得起草的起草，修正的修正，繕寫的繕寫；那乾隆帝也常常親自到南書齋裏來察看。南書齋裏，以紀曉嵐為首，凡是皇帝進出起坐，都是紀曉嵐陪奉着。看看到了大熱天氣，那部紀功書，快要完功，紀曉嵐是怕熱的，爲了這編纂的事體，他祇得忍着熱，天人到南書齋裏來督看着。他

每到午後，打量皇帝不出來了，便赤膊盤膝，高坐在園牀上，拿着一柄大蒲扇搖着風，嘴裏還嚷着熱。有一天，他正脫去衣裳，把辮子盤在頭頂上，正盤到一半的時候，忽聽得院子裏有唵嚇幾聲喝道的聲音，知道皇帝來了，慌得那班翰林，各各在坐位上站了起來，低着頭候着。那紀曉嵐涼來也穿不及衣服了，他一時無可躲避，急向匠牀底下一鑽，屏聲靜息的縮着。祇聽得一陣靴腳響，乾隆帝和和坤說着話，和坤又說了許多恭維皇上戰功的話。乾隆帝又吩咐：「這紀功書編纂完了，趕着再編六巡江浙的游記。」從十六年辛未起，到四十九年甲辰止，奉太后游行四次，率領諸皇子游幸兩次。辛未年丁丑年兩過，是查察河工；壬子年，是定清口水誌；甲辰年，是改過陶莊河流；庚子年，是察看海寧石塘；甲辰年，是察看浙江接造的石塘。着和坤紀曉嵐兩人，督率各翰林，細細的編纂，總須實事求是，不可過意鋪張。那和坤聽了，口稱領旨。接着皇帝問道：「紀曉嵐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那領班的大臣，奏稱：「有私事去，去便來。」乾隆帝又問：「這部紀功書定了名目沒有？」和坤奏稱：「暫時定名十全大武功記。」乾隆帝聽了，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朕便稱作十全老人罷！」接着皇帝便下座來，走到各大書桌前，隨手翻着看那文稿。這時滿屋子靜悄悄的，連咳嗽聲兒也沒有。紀曉嵐這時爬在園板底下，氣悶得利害，那汗珠兒似雨的直淋下來，熱得他撐大了嘴喘着氣；半晌半晌，他側着耳聽聽，外面毫無聲息，認做：是皇帝

已經去了。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便伸出頭來，大聲問道：老頭子去了嗎？把滿屋子的人，齊嚇了一跳。乾隆帝也十分詫異，連問：誰在那裏說話？嚇得大家不敢說話。到底是和珅的胆大，回奏說：聽去好似紀曉嵐的口音。乾隆帝轉過身來，對着紈牀喝問：誰在裏面？祇聽得紈下面有人說道：臣紀文達在紈下。皇帝問：爲什麼不出來？紀曉嵐回奏說：臣亦身露體，不敢見駕。乾隆帝說道：恕你無罪，快出來說話。那紀曉嵐聽了，巴不得一聲，從紈牀下面鑽出來。紀曉嵐身體又長得高大，爬了半人，纔出來；有時他身上赤着膊，渾身汗珠兒淌着，滿黏着灰塵泥土。乾隆帝回上紈去坐下，紀曉嵐嚇得祇是跪在地下碰着頭。隔了半晌，乾隆帝冷冷的問道：你這老頭子三字，大概是取朕的綽號嗎？紀曉嵐不敢做聲。乾隆帝又說道：你是文學侍從大臣，肚子裏是通的；如今且把這老頭子三個字講解給朕聽聽，若講得不差，便恕你無罪。那紀曉嵐到底是和皇帝親近慣的，便大着膽奏說道：皇上莫惱，且聽臣解說。老頭子三字，是京中喚皇上的通稱。皇上又稱萬歲，這不是老嗎？皇上是一國的元首，這不是個頭嗎？皇上又稱天子，這不是個子嗎？老頭子三字，是尊敬皇上的稱呼，並不是誹謗皇上的綽號。紀曉嵐說到這裏，乾隆帝忍不住說他解說得好。從此以後，這老頭子三字，宮裏人人喚着；乾隆帝有時聽得，也不生氣。一轉眼，到了乾隆六十年，那乾隆帝暗暗的把讓位的典禮籌備舒齊。這年九月初一早朝，衆大臣在勤